

流年记

“五一”感怀

吴春明

海岛晨曲是一首《兰花草》，它是由环卫洒水车播放的。水洒向哪里，音乐就洒向哪里。

一路欢歌。

一个城市的环卫工人应该是最早起床的群体了。在我家楼下，不远处就是一个智能垃圾分类站，我有几次睡梦中被垃圾车的声响惊醒，看看手机，时间一般在凌晨四点左右。等我去趟卫生间的时候，窗外又恢复了平静。站在楼上，天未放亮，马路的路灯下已经能看到他们的身影，听到沙沙的扫地声。

—

“五一”这一天，我定好时间，五点起床，开车跑到县城东面的山坡上，静等朝霞的模样。此时，黄海刚刚醒来，天边也刚刚露出鱼肚白。是谁发明了“鱼肚白”这个形容词？简直太有生活气息了，估计是一个打鱼郎在起网收鱼时随口说的。此时感觉离海还是太远了，顺着山坡又开车来到海边。孙家村海边有一片沙滩，视野开阔，欣赏日出最佳。我坐在沙滩上，尽量让视角与海平面接近。海面风平浪静，几只黑尾鸥栖息在浮漂上，东张西望。海天处好像有一张网笼罩着，大竹山岛、小竹山岛、车由岛时隐时现，它们像三只船在海面慢慢游动。也不知是海水在氤氲升腾，还是薄雾在轻轻飘荡。

天色渐渐明亮起来，鱼肚白被绛红色所替代。出来了！出来了！我在心里喊着。那张薄薄的网毕竟太轻了，一下子就被朝霞扯开了一个大口子。太阳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趴在墙头上，看看四下无人，先是探出一个脑袋，一跃，再跃，扯得水面一颤一颤……不一会儿整个脑袋就完整地露了出来。天空的色彩层次感极强，由朱红、枣红、橘红到浅红依次向上，海面是天空的倒影，色彩也随之变幻，映入我的眼帘。我感觉太阳在用自己的温度丈量大海的宽度，它快速攀升……

海鸥也被惊醒，在海面飞来飞去，它们在晨练。

黄海日出看的就是那么一跃，还有令人眩晕的色彩变化。

欣赏之余，也把黎明定格在相机里。

—

返回时路过早餐店，买了油

条和豆浆。想必开店的老板也会起得很早，准备食材，醒面、揉面、成形、下锅……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岂不知挣的都是辛苦钱。马路对面就是一个公园，锻炼身体的人不少，打太极的、练八段锦的、舞剑的、遛狗的……我没有晨起的习惯，一比较就有些自卑。公园旁有一处空地，有勤快人在此开荒种地，用渔网或者树枝间隔出一个个小菜园，小葱、韭菜、菠菜都绿油油的，看着就爽眼。我走近时，看到有个熟人在园里栽茄子、辣椒和西红柿苗。不久，经过几场春雨的滋润，园中的绿色会更加浓郁。

这里离山不远，山坳里是一大片有了年头的槐树，海岛的气候一直比近在咫尺的蓬莱晚半个节气。此时的槐花还刚刚含苞欲放。待到五月，山就变成了片白色的世界，满山的香气如平流雾般漫过整个县城，有人称之为“五月雪”。

每年都有一户放蜂人在此安营扎寨，是老黄县人，姓王。每年买来买蜂蜜，我都会在他的帐篷里坐一会儿。我太喜欢里面的味道了，蜜蜂也很友好，飞来飞去也不蜇人。我就和王聊着天，摇蜜已经在更早时结束，此时，他正用小竹片在蜂巢里一点点抠蜂蜜。陆陆续续有人来买蜜，琥珀色的蜂蜜从大桶的水龙头里晃悠悠流出来，稠得快流不动了。每个早晨喝上一杯“五月雪”牌的槐花蜂蜜水，我们应该记得逐花而行的养蜂人，他们的行军路线图是由花编织而成——油菜花、梨花、杏花、槐花、椴花、枣花、荆花、荔枝花、山桂花……

吃过早餐去逛逛步行街的小市场，没有买什么的目的，就是看看摆摊的都有什么，听听讨价还价的喧闹声。早市人气旺，多半是因为摊上的蔬菜带着泥土，带着露水，带着月光散去后的鲜嫩。

—

“五一”也是伏季休渔的第一天，国家规定正午十二点之后不允许出海捕鱼了。赶在十二点之前最后一批出海的渔船也会全部归港。喜欢海鲜的吃货们都趁这最后一网抓紧备点鲜货。我跑到孙家村码头，有朋友早就给我联系了船主，留下两条大鲈鱼。我提前等在海边，看着一条条渔船陆续返回，朋友帮忙联系的船主亲戚也在等船，是姐妹俩，船主就

是姐姐的老公。我们等着船，聊着闲话。我问她，休渔期后不能出海打鱼了，还干点什么？她说在旅游景点有商铺，可以卖点海产品和旅游用品什么的，男人有游艇驾驶证，给人家船主跑海上观光旅游。

一会儿，船露了头，浑身滴着水珠靠上了码头，一筐筐鱼货被抬上海滩，一条条带着蓝光的大鲈鱼散发着大海的腥气，最大的我估计能有二十斤，小的也近十斤。我发现一个鱼筐里面有一条闪亮的大刀鱼，浑身像刷了一层银粉，无怪乎有人称它为“金属色”，估计能有五斤多。一问价，一百二十元一斤，我只能咂咂舌头。还有几条河豚，鼓着大肚子，大的也有三斤多重。我太喜欢吃河豚了，它的灵魂就是鱼皮，那上面一层密密的软刺，经过嗓子时会被划得痒痒的，胶原蛋白也极其丰富。想买下心里直打鼓，自己又不会处理，剧毒的家伙还是远吧。其他箱子里还有活蹦乱跳的辫子鱼、爬虾、板虾和不多的螃蟹，选几样尝尝鲜。海岛人的舌尖已经被大海惯坏，离开这片海，再精致的海鲜美食，也没有此时刚刚抬上岸的海货鲜。赶紧回家，吃一顿鲈鱼水饺，配几个小海鲜，再喝一杯烈酒，任腹中燃起滚滚火焰，一腔刚烈，也对得起浪涛中的一网春讯。

晚上酒足饭饱，酒店离明珠广场不远，我顺着大路慢慢往海边方向走去。海滩上依然有外地游客在欣赏大海的夜景，广场夜市也因为今年升级改造而焕然一新。卖零食的，烤鱿鱼的，现场加工海蜇汤的，卖旅游纪念品的，也有在沙滩上办篝火晚会的。卡拉OK伴着烟火气，人们在此逍遥，大海在不远处微波荡漾。

晚上十点多了，广场上仍然人头攒动，美食一条街的两旁露天大排档正是热闹时。游客们玩了一天也累了，在此围坐在一起，吃着海鲜，喝着啤酒，聊着大天，尽情享受海夜生活带来的惬意和快感。我刚刚踩碎了夕阳，他们就把月光喝进肚子里，我也跟着畅快了一把。拿着菜单，端着盘子穿梭于台面的大多是一些学生的面孔，估计是趁放假出来打零工的。他们朝气蓬勃，真令人羡慕。

我一路走着一路拍着，把所有的美好都融入了月色之中，也献给这个世界上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。

深山采茶

林红宾

早春时节，万物复苏，草长莺飞，生机勃勃。杏花含苞时节，我与两位朋友驱车出城，来到30公里外的一座大山。这座大山海拔近600米，峰峦一座接一座，如同众金刚傲然屹立，它们似乎早就接到造物主的命令，尽职尽责地守护在这里，直到天荒地老。车子像一只甲虫爬进大山的褶皱里，几经颠簸，终于在一个小山村停下。我等弃车朝山谷深处走去。湛清的溪水仿佛一群调皮的孩子跟岩石捉迷藏，不知疲倦地唱着歌儿跑出深山。

山茶生来与水结缘，生长在溪畔岩边。我与朋友所采的山茶与南方茶园栽植的茶树无甚异样，只是南方雨量充沛，土质肥沃，茶树长得旺盛，叶子也显肥硕，而北方的野生山茶，因自然条件所限，长得瘦骨伶仃的。

别看这种山茶貌不惊人，却有一段美好的传说：有个南方和尚在“谷雨”那天来艾山云游，他在山中徜徉，顺便采茶，采完后拿到艾山寺里加工，然后离去。嗣后，这个和尚就如践约似地年年如期而至，从未中断。人生易老，山色依旧。采茶的和尚已近古稀，脚力不支，便带上一个弟子来艾山采茶，临别时告诉艾山寺的住持，艾山状如坐佛，堪称大佛山，他与艾山情缘未了，虽说往后不能来了，但是可让弟子代为造访。最后他把多年来未曾泄露的秘密告诉了主持，他所采的植物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山茶，常饮对肠胃有益，是出家修行之人的酷爱之物。住持闻言茅塞顿开，遂传扬开来。

其实这种山茶在《山东树木志》中已有记载，其学名为钝叶水蜡树，落叶灌木，各大山区均有零星野生，喜湿润肥厚土壤，较耐寒，稍耐干燥，嫩叶可代茶。这条幽深的山谷背风向阳，谷底较为平缓，泉水终年不竭，溪畔泥土肥沃，正好适合水蜡的生长。余前些年曾在艾山采水蜡之叶自制成茶，细细品味，委实别具一格，较之茉莉花、碧螺春等毫不逊色。其时，草地还未返青，蒲公英刚刚开出金灿灿的花儿，好像造物主把一些金子撒在隔年的枯枝败叶之中，而水蜡那暗黑色的枝条上已抽出了娇嫩的芽儿，芽儿皆对生，从基部一直排到梢头，新绿点缀，楚楚动人。我们兴致盎然地开始采茶。

山谷里极为静谧，不闻尘嚣。料峭的山风从山巅掠过，搅起阵阵林涛。云雀在热情地欢唱：“山茶长在沟里，山茶靠近山溪，炒炒可好喝哩，炒炒可好喝哩。”山鸡也在随声附和：“是啊是啊，采吧采吧。”采茶跟隐居山林、修身养性一样，抛却滚滚红尘，心若止水，不起微澜，虔诚地敬畏大山，善待生灵，不急不躁，逐一采摘。有的茶树很矮，可坐在岩石上采，有的因有野蔷薇遮挡，只好放弃。谷底山茶颇多，沿溪随处可见。余等一边游览山中景致，一边采茶，不知不觉已走出老远。采茶有瘾，忘了时辰，直到饥肠辘辘，估摸晌天了，仰脸瞅瞅太阳，果然已是中午，便席地野餐。在深山旷谷野餐，别有一番滋味，秀色可餐，余等将旖旎山色，连同凝聚诗意的山茶，犹如含英咀华般将其韵味保存在记忆深处。

真可谓：何当共饮自制茗，却话深山采茶时。